



随着Z世代的强势入场,网络文学正迈入“后类型化”时代。跨类型的解构叙事与萌化审美,逐渐成为Z世代网文的显著特征。然而,在形式创新臻于成熟之后,以阎ZK为代表的“95后”网络作家们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内容的深度挖掘。

2021年,阎ZK凭借悬疑志怪小说《镇妖博物馆》荣获阅文“十二天王”称号,次年顺利晋升“大神”。2025年7月,阅文集团公布原创文学新晋“白金大神”名单,阎ZK赫然在列。他的“封神”之路,不仅展示了Z世代新生力量的崛起,更是其独特思维方式在当下读者中广受欢迎的体现。网络文学不应仅仅停留于形式与审美的表层建构,而应深入挖掘思想内涵。从西方奇幻到东方玄幻,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阎ZK以玄幻为骨、侠心为核,超脱个人主义叙事,昂扬自信地展示出Z世代对历史、国家与社会的思考,为新一代网络文学增添了新风采。

中国古典资源的复归

随着网络文学从古典时代迈入二次元时代,萌化和游戏化成为新特征。玄幻类网文多聚焦“凡人流”“家族流”等升级路径,强调游戏化成长带来的爽感体验。

阎ZK的首作《小游戏系统》便以“切水果”游戏为核心设定,讲述主角通过小游戏系统修炼剑术的故事。该作品以西方奇幻世界为主地图,不断切换异世界副本,但节奏不一,较为生硬。其中武侠副本着墨较多,语言优于主线情节,为其后续创作转向埋下伏笔。大四毕业后,阎ZK开始连载诸天无限题材作品《巡狩万界》,融合无限流、位面穿梭与超自然元素,与《小游戏系统》相比,更接近西方玄幻的类型写作,游戏性更强,获得两千多均订。

第三部网文《我的师父很多》后,阎ZK的创作逐渐类型化。该作颇有金庸武侠遗风,男女主设定酷似郭靖和黄蓉,语言流畅,朝堂与江湖交织,格局宏大。此后,阎ZK继续深耕东方玄幻体裁。幕后流作品《我在幕后调教大佬》以中国远古神话体系吸引一众读者,获得“万订”成绩,标志其作品开始系统吸纳中国古代神话资源。古典仙侠小说《我为长生仙》隐隐有魏蜀修仙小说之风,诸如“玉枕头梦浮生”等情节富含典故与原型,语言飘逸,营造出梦幻般的东方美学氛围。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早期玄幻网文中多以“直接引用”方式出现,如《诛仙》《开山录》等作品中的异兽直接取材于《山海经》《博物志》,或以神话人物为主角,赋予其人性情感,如《曾许诺》《长相思》等。阎ZK则更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游戏化叙事深度融合,并嵌入中华民族发展的宏大叙事中。例如,《镇妖博物馆》以“卧虎腰牌”为线索,主角在与妖鬼神怪的纠缠中不断推动腰牌升级,形成游戏化的成长体验。作品非线性地讲述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通过神话与历史的重构,强化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新作《真君驾到》以唐代为背景,描绘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百态,主角凭借神秘玉册修炼成“泰山真君”,守护百姓。

作为“95后”作家,阎ZK的创作经历了从游戏化到古典化、从西方玄幻到东方玄幻的转型。这一变化既体现了其个人才华的演进,也反映出古典文化对Z世代的深层感召。近年来,《黑神话:悟空》《江南百景图》等游戏的热销,亦表明Z世代在追求游戏化体验的同时,愈发迷恋中国古典美学。

侠义精神的延续

网络文学进入“后类型化”时代,表现为以跨类、兼类、反类等叙事策略的融合与反叛。这一进程同样适用于阎ZK的创作之路。

阎ZK的早期创作尚未完全类型化,处于探索阶段。到中期,《我的师父很多》《我为长生仙》两部作品不仅深得类型文学的精髓,更确立了成熟的创作典范。此后,阎ZK的创作逐渐转向后类型化,《镇妖博物馆》以悬疑为主,兼具志

玄骨侠心安家国

——评阎ZK的网文创作

□璐若冰



怪、历史等其他类型。《太平令》以高武玄幻与争霸并重,内核却具有反类型的特征。玄幻叙事多强调出世修行、个体超脱,聚焦个人境界的提升,争霸文则以入世建功、建立王朝为核心目标。阎ZK将两者结合,实际上解构了玄幻修行的传统模式。

学界对后类型化的研究,主要聚焦其对叙事体验的拓展和创新。阎ZK的后类型化写作不只为叙事的创新,更是为了传承侠义精神,安放家国情怀。玄幻小说从武侠小说脱胎,保存了宗门比拼等情节,却忽视了武侠小说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凡人流”“咸鱼流”等玄幻小说干脆以“苟住”为核心生存策略,主角专注自我的隐匿成长与稳健发展,体现出谨慎利己的叙事倾向。阎ZK则进一步追问:个体力量的增强,对他人、社会与国家意味着何种责任与影响?他的答案是,个体的变强是为了惩恶扬善,追求天下太平。

从《我的师父很多》到《镇妖博物馆》,从《太平令》到《真君驾到》,阎ZK的8部小说皆为玄幻小说。无论题材如何变化,其主旨始终是侠义精神的延续。侠义精神起源于汉代,游侠儿秉持以武犯禁的原则,在法律无法惩恶之时,通过武力实现道德的判决。阎ZK的小说主角颇具汉代游侠儿的风采,推崇以武止戈。但游侠只能救眼前人,解决眼前事,金庸的武侠小说拓展了侠义精神的内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完美结合。

阎ZK深受金庸影响,无论是架空的玄幻世界,还是有史可依的玄幻世界,他始终不忘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镇

阎ZK,“95后”网络作家,曾入选2022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新人榜。代表作有《镇妖博物馆》《我为长生仙》《太平令》等。其中,《我为长生仙》获第三届石榴杯征文大赛·优秀作品奖,《太平令》获2024阅文IP盛典·年度新锐作品

妖博物馆》中的山君与主角作对,却也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太平令》主角争霸的目的是改变士族门阀制度,救天下人。《真君驾到》则力在改变饿殍遍野、菜人以食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猫腻是“80后”网络作家中“以爽感写情怀”的代表,那么阎ZK则是Z世代网络作家中“以杀气写侠心”的代表。前者心存仁心,不忍见百姓流离。后者心存侠心,不怕杀千万恶人,文风更加锋芒毕露。其笔下角色不仅具备超凡能力,更兼具济世安民的侠肝义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此种侠义精神烛照全文,铸就了远超一般玄幻小说的宏大格局与深刻主题。

Z世代的家国想象

用萌元素解构宏大叙事,是Z世代网文的特征之一。但事实上,Z世代群体不仅擅长于萌元素的拼贴,其内里更蕴藏着不容小觑的锐利锋芒。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Z世代的家国想象逐渐从萌化转向霸气化。阎ZK的网文以玄幻故事为主线,或通过历史故事的再现,梳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神传承,或通过主角政治理想的抒发,表达对“华夏大一统”的渴望和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老虎的象征和二虎争霸的境遇,是阎ZK网文中反复出现的设定。《镇妖博物馆》主角卫洲传承卧虎腰牌,寻找千年记忆的过程,如同中华民族的隐喻。《太平令》以兵家思想为器,践行仁义王道,虽为虚构,却隐含着逐鹿中原的历史原型和统一天下的豪情壮志。此前民间多将“龙”视为中华正统,争霸文中主角的异象多与龙有关,暗示其争霸的正当性。白虎虽为天之四灵之一,但大多肩负着辅佐职能,为将不为帝。阎ZK让主角先后具备四灵法相,并着重描述“白虎”法相的重要性,意在突出“白虎”执兵驱邪的功能。

“兔子”和“老虎”形象的选择,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Z世代群体的家国情感相关。2011年恰逢兔年,温和、聪明、机敏的“兔子”便被用于指代中国。以萌宠可掬的兔子为代表的文化符号,与Z世代建立了强烈的情感共情,更有效地激发了年轻群体的守护欲,一种“养成式”的家国热爱油然而生。“兔子”代表了向内的、现代的、网生代的民族自我认知。

为什么不沿用“龙”作为主角的象征,而是用“老虎”的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虎代表勇气、权力和力量。阎ZK对老虎意象的使用,意在强调驱逐邪恶、以武力守护正义的强军思想,暗示军事实力的强大是国家兴盛的依据。“兔子”是对国家形象的传统认知,“老虎”表明Z世代守卫家国的决心,愿化身为白虎,以个人之力守护家国。从“兔子”到“老虎”,是从萌化到霸气化的过程,Z世代的爱国之心愈显澎湃。

阎ZK的网文创作,再次证明了日本学者东浩纪所言的“宏大叙事的消解”并不适用于中国。Z世代群体同样对历史、社会和国家有着深刻的思考,反映出青年群体的家国想象。在复杂的现实语境中,阎ZK的作品不断提醒我们: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个体的跃升,更在于这份力量守护弱者、照亮家国。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如何让网络小说具有代入感

□阎ZK

网络小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渐成熟,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文学类型。那么,网络小说要写什么呢?是“爽文”。这个名称曾在一段时期构成网络小说的经典评断和称谓,“爽文”即意味着爽快,给阅读者带来愉悦。

写作者之间有一个说法,如果能让读者因为你的文字哭出来,那么这本书就成了。而能让读者产生情绪波动,随着人物的喜而喜,因为人物的遭遇而悲伤,则需要“代入”。“代入感”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点,写的故事就像是隔壁邻居的吵闹声。

写得很不错,可是和读者、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读者无法沉浸其中,一切变化都是无意义的。那么,如何增强或者说拥有代入感,我认为,最经典的“代入”方式,就是一个被大家觉得太“大路货”的设定——“穿越者”。

网络小说是相当商业化的文学体裁。当一个设定广泛地被创作者选择,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它有效果,或者说,作者本能地觉得这个比起单纯的角色更好。

网络小说的穿越者,和漫画、轻小说的异世界重生者,彼此之间的共同点都是发现了“穿越”这个基础设定的好处。为什么“代入”的设定会极大地增加爽感,因为“这个穿越者有可能是主角”“主角和读者有共同的背景来历”。

代入感的要求,是读者觉得这个角色无比熟悉,甚至和自己有太多的相似感,阅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如果我在这个情况下,也会做出和他一样选择”的感觉。这会令读者对故事的变化、角色的冒险而牵动心神。

在这里,我想以一个经典的角色为例——《龙族》的路明非。很多人会说这个角色是一个怂货,怎么会让大家有代入感?路明非虽然是怂货,但他也有难对付的亲戚,有暗恋而不可得的女生,有学习上的困扰,他比不上其他优秀的同龄男生。在现实世界里,家庭冲突、更优秀的同龄人、青春期的自卑感、暗恋不可得的女生……这些元素汇聚起来,几乎是九成以上的中学生共同的困扰。再加上,路明非的身上还带着“游戏天才”“成绩虽然不好但其实也不差”等标签。以与大部分人有共鸣的东西作为代入感的基石,让大家代入其中;再以一些小小的“天赋”亮点让这个角色有爽点;最后以其性格的软弱压抑天性,让绝大多数读者都能与之共情。如此,一个完美的、让人觉得不争气又会有代入感的角色,就这样诞生了。以此类推,找到和绝大多数读者有共鸣的点,哪怕只有一个,这个角色也会立住。

这就是为什么最高级的网络文学日常文的评价是这样的——“哪怕看着他们在故事里生活也足够了”。如果有多个能让读者有代入感的角色,小说就足以形成群像。

形态,为腰部、尾部作者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副研究员王玉王认为,网络文学具有创作成本低、主流化程度低、媒介适配性高、作者与读者互动密切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风向与大众心理,从而以最快速度完成叙事迭代。相比之下,影视剧制作成本高、主流化程度高,因此必须面向大众市场。这导致影视剧改编速度赶不上网文迭代速度,不过这一差距正在缩小:过去,改编往往滞后于创作5至10年,如今这一时间差可缩短至1至3年。“这意味着影视行业也在完成自身的媒介转型,从电视、电影等传统大众传媒领域逐步转向网络平台领域。”

阅文集团影视精品小说负责人张磊谈到,当下影视行业对“精品剧集”(6至12集)有着持续增长的需求,但文学网站在匹配这类需求时仍显“茫然”。为此他建议,网文行业未来两三年需引导作者调整创作设定、叙事节奏等,主动提供适配影视需求的内容。同时,他提到影视行业对IP的评估标准已从看数据转向看内容,更关注网文作品与影视形态的适配性及创作团队的专业能力。建议推动作者与编剧的双向交流,通过论坛、工作坊等形式,更好地完成网文作品的影视改编。

“短影视”时代,长叙事会不会消亡?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传播处助理研究员贾国梁给出了否定答案。在他看来,影视艺术的形态演变呈现“由短变长再变短”的特征:早期影视多为短片段,后发展为长电影、电视剧,移动互联网时代又催生了微短剧。竖屏的兴起带来了影视美学变革:竖屏聚焦个体,更易打造个人IP,且镜头语言常呈现动态、带有侵略性的特征,反映出观众接受心态从静态观察到主动介入的转变。从审美层面出发,他对短叙事存在忧虑,认为短叙事常删除“过渡性细节”,可能导致艺术表达的萎缩,为此呼吁平台坚持打造精品长叙事内容。

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已从“野蛮生长”进入“精耕细作”阶段。未来,行业需在技术赋能与内容深耕间找到平衡:既要借助AI、微短剧等新形态拓宽发展边界,也要坚守讲好故事、传递价值的核心,让网络文学不仅成为影视创作的内容源头,更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关注

专家热议“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趋势与进路”——

“短影视”时代,长叙事会消亡吗?

□本报记者 刘鹏波

“很多学生开始主动并自发地研究微短剧了,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在日前举办的“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趋势与进路”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讲师薛静略惊讶地分享了她在教学一线观察到的微短剧受众变化:从银发群体正向年轻群体扩散。值得关注的是,清华学子研究的并非《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此类热门短剧,而是像《换亲嫁世子,我照样风光当圣母》《18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这种看似“狗血”的作品。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与《中国作家》杂志社共同主办,旨在贯彻“大文学观”,探讨“短影视”时代的创作规律与商业模式、网络文学发展趋势及IP转化路径。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以及10余位网络文学行业相关代表、网络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聚焦专业与真实,贴合时代需求

为什么清华学生纷纷从网文、游戏研究转向了微短剧研究?薛静通过观察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当前微短剧的精品化,摆脱了单纯“提纯爽点”的模式和单一价值观的复写,开始融入情绪留白、生活细节与多元价值表达。这既满足了大众对爽感的需求,也让观众从剧情蕴含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奋斗中获得激励与成长。显然,“微短剧仅吸引银发群体”的偏见亟待修正。事实上,很多由网文IP改编的微短剧,已从单纯制造

焦虑转向提供精神慰藉,通过故事与人物传递多元的幸福观、价值观,承担起更深远的文化使命。

这一观点与网络作家柠檬羽嫣的看法不谋而合:“网络文学的影视化已步入更加注重专业内涵、技术赋能与形态创新的阶段。”她以自身作品《治愈者》的改编为例,说明了专业性与其真实性在网文IP影视改编中的关键作用。她认为,2025年,长剧与短剧在精品化道路上的相互借鉴愈发明显:长剧吸收短剧的节奏感,叙事越发紧凑;短剧则放缓节奏,着力追求细腻的情感表达与人物刻画,这一趋势推动了网文IP在长、短两种形态间的共享。

影视剧“短化”趋势,已然成为行业共识。“短影视抗拒低效叙事,追求高叙事效率与直给式情感表达,既反映出观众对快速获取内容的需求,也意味着影视作品逐渐具备公共性的魅力,与网络文学突破狭窄趣味、实现格局外扩的发展路径高度一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处助理研究员王秋实表示,当前影视行业对现实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对社会热点议题的反应更为迅速。这一变化既体现了观众对作品真实性的要求,也反映出大众期待文艺作品能对个体有所关切与重视,折射出普通人渴望“被看见”的深层诉求。

优质内容向来是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的核心竞争力。网络作家,《少年歌行》原著作者周木楠结合自身十年影视从业经历与网文创作实践谈到,2025年爆火的《生万物》《许我耀眼》均改编自公开出版的纸质图书。他认为,网络文学若想更好

地实现影视化,需在文本层面向出版文学靠拢,核心是塑造“极致情绪”。“爽感并非只有‘逆袭’‘暴富’,将痛、苦、恨等情绪推至极致,同样是一种爽感”。同时,他判断电视剧将从“全民产品”转变为“有门槛的细分产品”,IP改编可尝试季播化、系列化等方式持续输出,让角色“像老朋友般陪伴观众”。

对于本身就是短篇的网文,是否更适配短剧改编?知乎盐言故事品牌&版权业务负责人郭嘉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内容内核重于形态”。无论是长剧还是短剧,能引发观众共情、传递向上向善价值的内容才是关键。知乎盐言故事在授权短剧改编时,会作为作者挑选注重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精品合作方,并要求对方提供内容策划方案。“短剧的精品化正让默默无闻的短篇作者被更多人看见,鼓舞更多人参与文学创作。”

探索改编路径,平衡长叙事与短容量

在内容深耕的基础上,如何让网络文学与影视形态更高效适配,在技术革新中守住艺术底线,成为与会者探讨的重点。阅文集团漫画授权负责人吴丹丹通过分析近20年表现突出的网文作品,总结出三大明显变化:一是男频中曾广泛流行的逆袭类作品占比大幅下降;二是能为读者生活带来“小确幸”的普通人为主角的作品更受青睐;三是网络小说的“游戏感”不断增强。谈及AI技术,她认为漫画有望成为新的内容